

周张战役中的“雷黄团”

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山东战场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军队被迫转入点线防御，固守青岛至济南铁路线。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普遍整军的基础上，紧紧抓住战机，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把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起来，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收复被占领的交通线和城镇。中央军委和华野总部关于解放山东全境的作战总构想，是先打胶济路西段，然后攻取潍县，得手后再扫清津浦路济南至徐州段，最后夺取济南，解放山东全省。

3月，华野山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的指挥下，组织发动了山东春季第一战役——胶济铁路西段战役(周张战役)。中央的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切断济南南至青岛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将胶东、鲁中、渤海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有力支援陈(毅)粟(岗)主力在中原的作战。

周村(今淄博市周村区)位于胶济路济南、潍县之间的中心点上，是胶济线西段的重镇。它不是一个“村”，而是一个当时就有十几万人口的商业城市。它西近济南，东连张店(今淄博市张店区)，南毗淄博，北临邹(平)、长(山)、桓(台)，是控制方圆百里之内的中心城市。它是这一带交通联络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能否攻取周村，对胶济路西段战役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国民党编第三十二师师部驻防周村，总兵力4万多人布防在张店、博山、明水、齐东范围内。华野山东兵团决定：九纵攻取周村；七纵阻击张店、淄川的国民党军队，并相机攻占张店；渤海纵队攻取邹平、龙山、明水一线；鲁中部队攻占淄博；十三纵位于胶县、高密附近，准备阻击青岛来援的国民党军队。

3月1日，华野七纵奉命由掖县出发，向西挺进，在司令员成钧、政委赵世民等指挥下，夜行昼伏，冒雨南下，直逼张店。8日，在预定集结地——厂饶县境内的兴福镇分散隐蔽。

9日下午，七纵司令部奉山东兵团司令部第三号令，下达了周(村)张(店)战役的作战命令。七纵所辖第九师在行动中遭大雨，全然不顾湿透的衣履及鞋子，于11日拂晓包围了张店，并立即向张店守敌发起了猛烈攻击。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十九师五十六团，在团长雷伟和、政委黄炳光指挥下，冒倾盆大雨突然由张店东面发起进攻；五十五团从张店西面助攻；五十七团撤至张店以西的马尚一带，担负阻击援敌任务。

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驻守张店的国民党军千余人弃城西逃。担负助攻和阻击任

务的五十五团、五十七团，奉命截击逃敌，国民党军队腹背受敌，最终在马尚一带被解放军全歼。经过4小时的激战，张店获得解放。张店战斗，歼敌5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各种炮16门，掷弹筒12个，各种枪支1000余支。

3月11日张店解放后，随即成立张店市临时军事管制委员会，十九师五十六团受命为张店市的卫戍部队，对张店实行军事管制。张店城内原国民党伪顽所管的仓库、车站、官署、银行等重要部门和设施，完全由解放军接管。3月14日，中共渤海区委、渤海行署重建张店市委、市政府。张店市委、市政府成立后，卫戍部队奉命撤出。张店人民群众称十九师五十六团为“雷黄团”。第七纵队司令部，对十九师五十六团在解放张店的战绩、接管张店期间的成效通令嘉奖。

孙长年编写的《周张战役》一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样写到：“英雄的五十六团(又称雷黄团)，在解放张店的战斗中作战勇敢，纪律严明，奉命接管张店期间认真执行城市政策，秋毫无犯。为此受到第七纵队司令部的通令嘉奖。”

3月12日，周村解放。张店、周村战斗结束，但是，整个胶济路西段战役(周张战役)并没有结束。攻打淄川(今淄博市淄川区)，也是周张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雷伟和所在的十九师五十六团，参加了攻打淄川的战斗。

淄川古城，易守难攻，有“钢打的潍县，铁打的淄川”之称。攻打淄川西关，由华野七纵十九师负责。西关的敌人是交警总队，装备较好，每人有一支冲锋枪或卡宾枪，一支短枪，能顽强死守，比较难打。十九师以五十五团和五十六团两个团各一个营，在师团炮营支援下发起西关的攻击。经过逐屋争夺的几天苦战，才于17日晨全部占领西关。西关及外围敌人全部扫清之后，准备攻城。

3月19日，雨雪交加。二十师以西门为主攻方向，十九师和二十一师以西门为次攻方向发起攻击。20日，在敌人把西门部队调部分到东门时，十九师五十六团在强大火力掩护下，用炸药包多个，把西门边炸开缺口，战士们踏尸而过，追杀残敌。下午3时许，因敌向西南撤退，十九师五十六团三营于西北角突入，一营由西门突入，迅速向东南攻击前进至胡家巷、光明巷歼敌一部。21日凌晨4时，参战各部队和地方武装从北门打入。

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淄川守敌，淄川获得解放。俘虏国民党军淄博警备旅旅长兼淄博警备司令吕祥云等9845人，毙伤2200人。

大别山老红军雷伟和 之二十

华祖初中长高了，长胖了，也更漂亮了。可是，那座四合院却被挤没了，悄没声息地消逝了。

那是一个由围墙和近二十间草房组成的院子。院边有一棵大槐树，树荫一半在墙里，一半在墙外。开花时，一半香院内，一半香院外，但是，花香钻进窗户和门缝时，就分不清哪是哪的香了。院子里只有几棵树，牵着几条晒衣绳，算不上美观，但是温馨和乐，充满了人间烟火味。

虽然每家都有门，但是白天从来不开，新婚夫妻都如此。要是大白天关着门，就会有偷偷摸摸、不地道的感觉。大概敞门多好啊!猫狗这家瞅瞅，那家看看。小孩子你家玩玩，他家耍耍。回家总会捧回瓜仁糖果一个馍。那时都不富裕，但是人情味十足。做菜时没盐、没酱油或是没葱蒜了，只要在门前喊几声，准有人小跑着送过去。年轻的单身老师好几个人，别看他们一个个利落又不羁，但也有“麻爪子”的时候。外出回来，没水没饭是常事，食堂师傅也不可能再开火，但只要随便一问，准能找到饭菜。不过凉的那，那就干脆喊到家里来吧，冷饭凉菜生把火加个热，不过是举手之劳，你舒心我快乐，这不两全

一年一度的冬季，寒风凛冽，在这寒冷的季节里，天空中雪花飘落，如白色的蝴蝶飘舞，轻盈而悠然。我喜欢坐在窗边，静静地看着雪花纷纷扬扬地从天空飞舞而下的情景。

窗外的景色宛如一幅画卷，美得令人心醉神迷。细密的雪片像精灵般自由自在地跳动着，它们有时悄悄地落在树枝上，在光线的折射下闪闪发光；有时又像调皮的孩子，在空中翩翩起舞。它们从天空中缓缓飘落至地面，恍若自由自在的精灵从天国中下凡。我仿佛走进了一个童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嘈杂和纷争，只有纯净与安宁。

静静看着雪花飘落，我的心也渐渐沉淀下来。我不再被琐事和喧嚣所困扰，而是感受到一种宁静的力量。生活中的烦恼和忧愁都被这片雪花抚平了，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中，与喧嚣的尘世隔绝，只留下了心灵与自然的交流。

飘落的雪花给我们带来无尽的遐想和思考。每颗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形状各异、纹理精致。在它们不知道结局地飘落时，我常常會想起人生中那些即将逝去却又美好而珍贵的瞬间。人生如雪花般短暂而脆弱，我们需要懂得珍惜每一个美好时刻，

温馨的四合院

李太芳

齐美吗!要是谁的父母或妻儿去了，丁校长总会打声招呼问好声好，再叙叙家常里短，用访问苦式的谈话，关心着属下。

春夏秋冬，花开花落，大院每天都充满了友爱的氛围。有一天，我两岁女儿发高烧，突然暴燥，慌得我跌坐地上。爱人也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这时，邻居张老师和下课回来的朱老师已经忙不迭地朝医院跑了。直到找来医生，把女儿抢救过来，大家才安心各回各家，忙自己的事。

李老师的爱人要分娩了，大院人这个送煤炉子和开水，那个送鸡蛋和红糖，就在大家紧张忙活时，太阳底下，一只喜鹊驮金戴玉地飞过来，“嗖”地一下落在大树上，点头翘尾，喳喳叫了一阵，叫声嘹亮。女伴赶紧从窗户传进话去：“加油啊!喜鹊报喜

并铭记在心。

除了给人带来美丽和思考外，雪花还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每当我看着窗外那片洁白无瑕的大地时，我不禁陷入遐思。期望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能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就像雪花一样纯洁无瑕。或许，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我们有责任为之努力。

雪花带来的不仅仅是美丽和思考，它还给我们带来了欢乐。每逢下雪，孩子们都会兴奋地跑出去打雪仗、堆雪人。他们欢笑声在街头巷尾回荡，在山村田野飘散，童真洋溢其中。看着他们快乐的情景，我感受到了岁月流转中那些温暖而纯真的时刻。

在这漫天飞舞的雪中，我追逐自己心中的梦想，追求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无论是什么困难和挑战，在这片洁白纯净的世界里，都可以心化解。因为在静观雪花飞舞时，我明白了生活并不复杂，只是我们自己把它变得太过繁杂而已。

当雪花飘落时，请你也停下脚步来欣赏吧!让那些飘舞而下落的纯净之美滋润你灵魂深处。让我们与大自然相连，在这个寒冷季节里，寻找内心深处那份温暖和宁静。无论外界如何变幻莫测，只要内心依然坚定向前，我们就能看到春天即将来临。



(篆刻 潘保华)

周张战役雷黄团

其中十九师歼敌49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68挺、八二炮2门、六〇炮6门、各种枪支1000余支。淄川攻坚，七纵打了翻身仗，雪了莱阳之耻。

1948年3月20日，时任华野七纵副司令员的詹化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下午3时许，敌人企图调整部署，集中主力反击我们。在此时机，东北角之敌已放下武器，接着五十八团侦察队占领西北角，五十八团一个营即占领北门。此时敌人部署混乱，即令二十师、二十一师全力攻击。后十九师五十六团由西门攻进城来，故在6时许我们就控制了东西大街以北及南一，即占领了三门。结果将敌压缩在东南角及县县政府及文化巷一带，后即分别包围解决。”(詹化雨《解放战争时期日记选》)

淄川的这次解放，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部队第5次解放淄川，也是淄川的最后一次解放。

周张战役(3月10日-21日)，是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于新式整军后组织发起的一次重要战役，是山东战场我军由防御转入进攻进而解放山东全境的第一仗。这次战役，共歼国民党军3.8万余人，解放张店、周村14座城镇，使渤海、胶东、鲁中解放区连成一片。周张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在胶济线上的防御体系，分割孤立了潍县和济南之敌，锻炼了部队，提高了攻坚作战能力，为扫清胶济路敌人打下了基础，有力地配合了全国各解放区的反攻。

(张正耀 编写)

石灰是工业、环保、建筑 and 卫生等方面不可或缺的材料，用途十分广泛。这项知识我之所以记得很牢，是因为我们银冲生产队就烧石灰。烧石灰，是我们生产队及周边的银岭、小龙、文明等多个生产队的主要副业，且有百年历史，从那些几十米深、巨大的石灰石矿坑就能得出证明。我们老家那一带的大山里，有大量的石灰石矿，不知道我们祖辈是怎么发明烧石灰技术的，这项技术给我们那崇山峻岭中缺少土地的乡亲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石灰窑都建在陡陡的山坡上，高一般在六米上下，全部用有棱有角的石块垒成，正面石墙的下方朝中间凹进去一个填柴口，窑肚子里是一个似竖起的腰鼓之形。上口和下底小，中间大的空间，用来砌填石灰石，且内壁四周被糊上厚厚的黄泥，用来收笼火焰。烧一次窑，需要10万斤干灰柴。每次烧窑前，出动全队男劳力，像剃光头一样把全队的山

几乎砍个遍，只留下松、杉、枫、板栗等大树，灌木丛全部一扫而光，捆好后备放在山上晒干，然后运到窑边的堆柴场，码成几座小山似的大柴堆。我逢周末或学校放假在家遇到有下灰柴的活儿，为帮母亲挣工分我也常干。只是因为我体质较弱，人家壮劳力每担灰柴能挑二、三百斤，黄栗树做的、两头钉上铁尖头的肩担压得弯弯的，我只能跟队里那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们一样，最多每担挑上十捆，170斤左右的灰柴，颤颤微微地下山。

烧石灰窑，真不是人干的活，从开始到结束，三天三夜得不到休息，年轻力壮的人被累得疲惫不堪，身体瘦弱的累得倒在草窝里爬不起来。

开始烧窑了。每家只给出一个劳动力，因为烧窑的工分是平时出工的好几倍，生产队长不会让高工分都给家里劳动力多的某一家挣双份，这样显得公平。父亲在县城工作，不能回家来烧窑；哥哥在部队当兵，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在家烧窑了。母亲舍不得那150工分，只好让在双河念高中的我请假回家来烧窑，不然那高工分就挣不到了。至于给窑子(我们老家习惯称烧窑的男人为窑窑子)们做饭的厨子，也是由各家会做饭的男人或女人轮流干，同样也表示公平。我母亲也轮到过几次，每次也能挣到150工分。白天、夜里都得做饭，连续三天三夜，辛苦劳累程度也不亚于那些窑窑子。

烧窑是分班进行的，两个人一班，一个打火叉，一个填灰柴，打火叉活重，两人轮流干。全队十几户人家组成若干班，各班不分白天黑夜轮流上阵，每班烧完上一班搬运来的60棚灰柴后，再搬运60棚给下一班烧。因为我是体弱的高中学生(在校学习很难吃上一顿饱饭)，打不动火叉，那些壮劳力大多不愿跟我一班。外号叫“丁神仙”的远门亲戚丁庭林，他瘦了一条腿，壮劳力们也不愿跟他一班，他只好带着我烧窑，并一直由他打火叉。我哥哥当兵前只有16岁，也是他带着我哥，我母亲至今提到此事，总对早已去世的丁庭林有感恩之情。

丁庭林虽年长于我，但按辈份他还比我低一辈。他自己是残疾人，却还要照顾我这个年轻的表叔，一直由他来打火叉，我只负责填柴。我跟大伙一起，戴着队里发的铁手套——空手会被柴棚里的荆棘划烂双手，用双手抱住一捆灰柴，举到火焰不断喷出的填柴口，然后将支拉八叉的根部从四面接进由四块方石砌成的方形填柴口内。丁神仙双手一前一后将三、四米长的铁火叉轮起，一下又往柴棚的腰部，猛力一推，“噉啦”一声，将一大捆灰柴送入火膛，顷刻间火膛内“噗”的一声爆燃起来，红火苗迅速即冲出填柴口，将戴着破草帽的我的脸烘烤得通红，火辣辣的疼痛，全身上下大汗淋漓，黑灰水从头上一直淌到脚下的草鞋，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浑身湿透；同时，火焰迅速窜上窑顶，在堆成圆锥形的石灰石上卷起七、八米高的火焰和几十米高的黑烟，此时便能闻到一股股从那些烧红的石灰石中散发出来的火药味。

讲到火药味，就得讲一讲那些石灰石是怎么采来的。那时没有钻探的知识和技术，只能在山林里寻找冒出海面的点点石灰石矿体，然后挖去周边的泥土，用大铁锤和钢钎打上炮眼，灌进土制的黑火药或买来的TNT炸药，安上连着导火线的

他俩是对“滥好人”，对谁都没有原则的好。可是凭心而论，满大院不是同事，就是小孩们，能有什么原则问题呢?年轻老师来了客人，没空烧菜，割一斤肉摆过去，“老奶奶替我烧一下”；小夫妻俩有急事，把小孩往她门前一放，“老奶奶替我照看一下”。不管谁的事，他俩都能做得妥妥的，让你满心的暖意，喜欢恶作剧的梅老师，总爱逗老头取乐。有一天，见他晒在树上的胳膊直冒油，就用兜里的小刀悄悄割下鹅头，放一吧黄豆炖烂后，取出酒来，喊老头子喝酒。林老头爱喝酒，也爱热闹，听到喊声，就端着饭碗踢着王小步跑去了。一个无心、一个有意，杯盘交错间，梅老师老拿鹅头说事，可是老头子只顾喝酒不搭腔。等到红光满面回家去，天已经黑了。去收腊鹅时，发现鹅头没了，才拍着屁股说上当，笑骂梅老师“捣蛋，猴精，小鬼头”，把梅老师笑得直捧肚子。

城市里，在砖头、水泥砌成的“格子间”里住着，看起来是越住越好，可是人却淡了许多，开门出去、关门进去，隔着壁邻居姓啥名谁都不知道，更不要说遇到难心事热心帮忙了，未免有些孤独寂寞。多怀念那热闹、温馨的大院啊!

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那时赵老师的外侄和我同位，他的书包里总会有各式各样的教学用题集，于是，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俩会在学习之余，从书里选择题目给对方做题，就在那段时间，我掌握了数学中的速度问题、归一问题、平均问题、鸡兔同笼问题等等，再难的数学题到我手里也会迎刃而解，似乎就没有我不会做的数学题。

我还记得我小升初的时候，数学试卷最后一道是速度应用题，全乡只有我用算术方法解出来了，那是我引以自傲的一件事，当时几个在初中复习参加中考的初中生还是用代数方法解出来的，这都应该感谢赵老师精彩的数学课教学。

课余时间，你总能看到乒乓球台旁赵老师矫健的身姿，这时他又化身为了运动健将了。赵老师一侧身，发了一个弧圈球，白色的乒乓球划出了一个优美的弧线疾冲过球网，往往令对方手忙脚乱。于是，赵老师从容若地推球，和对方你来我往、斗智斗勇，直到对方甘拜下风、俯首称臣。校园里高大茂密的皂荚树下围着的同学欢呼着，久久不愿离去，他们还想看一看赵老师优美的动作：发球、接球、跳球、扣杀……赵老师是一个打乒乓球的高手，看他打球，你会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自小就跛脚的他，是怎样锻炼成为打乒乓的高手?他应该没有少流过汗水和泪水吧。听说他家里兄弟姐妹几个都是打乒乓球的高手啦!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1986年9月份，作为民办教师的赵老师和我同时参加了当年的中份，和我一同考进了师范学校。我和他成了同一年及第的“进士”，不过我是普师班，他是民师班。你可真佩服赵老师的多才多艺，在学校的迎新晚会上，你会看到他披弄二胡的潇洒样子，他用手轻轻一捻琴弦，二胡就发出悠扬动听的声音。他最喜欢弹的是民乐合奏曲《金蛇狂舞》，随着他拨动琴弦，扭动身体，欢快悦耳的琴声就倾泻而出，人们沉浸在欢乐幸福之中!

这时你会忘记生活中所有的烦恼，也会由衷地感叹，我们的赵老师不仅数学课上得好，而且乒乓球打得棒，二胡也拉得让人如醉如痴、如临其境!

烧窑的故事

韦国华

填完60棚灰柴，累得瘫卧在茅草堆里，饭吃不下，只能喝一些水，就想永远躺在那茅草堆里不起来。

当窑膛里灰柴燃烧后红通通的熬煤(细木炭)积满了，并从填柴口崩落、火星乱窜而无法继续填柴时，就要打开填柴口下方的除灰门，用特别的铁耙锄将膛内通红的熬煤伙耙出来，用水浇灭，推到一边。然后再以石、黄泥封好炭门，继续填烧。此时队里各户的老人、妇女、小孩便用箩筐将熬煤一担担地挑回家，用于冬天的取暖。

经过三天三夜的劳作，随着窑顶那“圆锥”的坍塌，石灰烧制完工了。三天三夜没洗过头也没洗过澡的窑窑子们，从头部到脚被烟熏火燎黑乎乎的，个个像非洲黑人，只能看见他们两只眼睛在转动。于是他们一个个提一大木桶清水到窑顶，用火钳夹几块未烧好、发烫的石灰石放进桶里将水加热，脱光衣服，目中无人地擦洗起来。路过的女人们撒眼看到，“嗤嗤”一笑，即刻以手半捂脸面，加快脚步逃走了。我这个高中生，比他们害羞，不敢公开裸露身体，拎起自己脏兮兮、被灰柴挂烂的衣裤，回家里洗去了。

到了二十世纪末，封山育林、水土保持、保护环境意识的意识日益增强，我们老家大别山区那一座座石灰窑先后被关闭、拆除。代之而来的是城市里先进的工厂机器化生产石灰。先辈们用他们创造的古法烧制的石灰，既为自己增加了副业收入、改善了贫穷的生活，也为新中国初期几十年的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必要物资，做出了一种独特的贡献。这种贡献，我还没有发现在影视广播里有反映、在报刊上有记载。那我就把这些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往事，记录在我的文字里吧!

红土地

本栏责任编辑：谢菊莲
E-mail:46743672@qq.com

梦圆老年大学

荣维如

我有一个梦，一个仗剑天涯梦。记得年轻的时候我特别迷恋武侠小说，金庸的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屠鸳》，即《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14部小说全部看完，当然还有梁羽生、古龙，特别羡慕书中那些侠客落木萧萧下、仗剑走天涯的豪情。没有想到，这个梦今天我实现了!

2021年，50岁的我正式退休，卸下红尘万丈，逐步走进六安老年大学，我报名参加太极拳班、太极剑班。从此，老年课堂、皋城广场有了我的身影。一袭白衣、一把长剑，清风摆柳，行云流水……心中也是豪情勃发：“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一但羿射九日落，娇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古人描写舞剑的诗歌，也仿佛与我同感!一生匆匆过半，没有想到进入中老年，却迎来了自己的梦想人生、精彩华年!

人生不易，少年读书学习，青年结婚生子，然后相夫教子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职场打拼，哪里能顾得上琴棋书画诗酒花，累得喘气的时都没有。退休，真是一个伟大的发明，给匆忙的岁月画了一个美丽的休止符!能成为老年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幸福溢满全身!

走进六安老年大学校园，我惊喜、兴奋，如饥似渴地捕捉着、汲取着岁月的芬芳。没有想到，离住家一步之遥的老年大学，竟然如此美妙。记得孩子读皋城小学的时候，我们在功成铭居小区住，偶有时间接送孩子，就站在老年大学门口等待，后来在万达买房子，也是与老年大学咫尺之隔，不过从来没有想过以后要进入这所大学学习!现在想来，人生正是因为不确定性而有了一些意外的美妙和相适!

2023年春天，六安老年大学开了新校，一南一北两个校区，我在两边都有课程，好在离家都很近，都方便。老校园书卷气浓郁，新校区焕然一新，各有其美。

老年大学名师云集，他们博学睿智，视野开阔，见解独到，每一堂课都是一种开拓、都是一次心灵震撼与精神飞跃。同时，令我折服的还有老师们在言谈举止中展现出来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对国家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

然而，学习本身是艰苦的。很多时候，我都被老师和同学们勤奋求学的精神所感动。老年大学里的学生大都在工作岗位上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可今日，他们毅然放下身份进入课堂里认真聆听老师教诲。身在其中，激励着我认真做好每一个学习中的细节。

我要感谢我的良师益友刘庆芝老师，她真是一位好老师。我跟她学习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许多学员都打得行云流水了，我可连基本动作都不会，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导我、鼓励我，给我信心与力量。特别是今年上海老年大学来六安老年大学交流观摩，刘老师突然安排我加入竞技班学习，准备参加当天的接待展示，我真是惶恐不已。可她 and 班里同学们都鼓励我，我只好忐忑地答应下来。接着，就是苦苦练习。这里特别要提到一特殊同学——丁兰如夫妻，我们在一个班学习，又是上下楼的邻居，丁兰如排起辈分还算我家先生的爷爷辈数。他们都是“大师”级别了，因为这层关系，他们特别爱护我，总是不遗余力地给我演示，纠正我的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接待当天，我们展示了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音乐曼妙，动作整齐，珠联璧合，一气呵成……大家都超常发挥，赢得了上海老年大学一行热烈的赞誉。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每次练剑，我都会想起金庸的句子：但见地处长剑颤动，婀娜而立；刀寒冰生，剑是倚天，貌美如花，人是赵敏。

人生每一段都有每一段的风采，此时，我就是“长剑颤动，婀娜而立”的“女侠赵敏”。

在六安老年大学，我的梦圆了!



责任编辑：宋金婷
784542876@qq.com